

楚寶

楚寶卷三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譚景尹較訂

方伎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

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燿則
止問之日月瘢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
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
則退其舉人也不單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
家利眾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
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令公所
謂賢者皆可為蓋矣眾瘢而諭織趨而言相引以勢
相導以利比周實正以求顯聚以受公家事私利枉

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聚辟無罪於操白刃劫入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儲虛功執空文以調王上用君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賞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嫗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失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吏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惑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養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

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

之無委張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重貨裝之不
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
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予何故而云不可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
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貴卜
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
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備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誕莫大於此矣然

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

殿門外乃相引脈語栩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究身罔有目究夫卜而有不齋不見奔將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熈熈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妻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史懐曰日者倳止述司馬季主與賈誼宋忠議論

往復一段似史遷未着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巳刻骨汗顏矣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衆覺是高議人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主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居之衆行之污借此發難耳弟二子之意猶以為至人身隱于卜嘗游于卜筮之外季主以為道在於卜當求于卜筮之中一開求達特為點破非惟二子遇季主難季主遇二子亦

難○季王於二子○猶蘇門之於叔夜○管幹之於何遜
也○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平九年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
爲龍亭侯邑三百戶
聖楷曰史稱技巧所以利器用齊難雜奇也蔡倫
造紙天下後世始知有牋素之用功並蒼頡文苑甚
故特收之方技使與奚仲墨翟並傳湘州記曰耒
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
按東漢桂陽郡治耒陽縣今俱屬衡州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其先新野人、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續、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

共仰覬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才曰朕猶慮禍起蕭墻何方可息季才曰項大象告變泰將入郢陛下宜習重臣作鎮荊陝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荊湘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能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恆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千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

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汲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異度晉平建業旋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郢都覆滅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隷郢人羈旅不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購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冢宰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荷恩深

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項上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頤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沉吟自是漸踈不復請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自臨檢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滅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慤甚得人臣之禮因進封臨潁伯及隋高祖爲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潁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譬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綵五十匹絹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爲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於國城之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用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

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九爲天數、其日卽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卽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堯之平陽、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 之心、

爲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頹等曰是何神也遂發
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疋進爵爲公謂季才曰朕自
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
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奥推測多途執見不
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
爲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爲
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
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
許會張冑玄曆行及袁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嘗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李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穀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䛒之徒雖為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

聖楷曰子長謂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況復變亂陰陽曲成君欲假託神怪熒惑人心者乎庾季

本歷事三姓屢占興滅雖不同于妖孽之倫然而定策親兆灼知人情蹇逆有心豈無中愿故日景之對身雖倖免而東逃之誅予卒捐軀或亦竈棨能言美好不祥之所致也術可不慎哉

庾質

庾質字行修、季才之子、少而明敏、蚤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鄢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祥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實猜嫌、質子儉時爲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耶、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爲合水令、八年、帝親

代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率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爲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任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任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

怒曰我自行尚不能猶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
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
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
當爲此耳未知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
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
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
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
將往東都質諫曰此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
關內使百姓畢力歸農三五年閒令四海少得豐實

然後巡省於東爲變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義寧初爲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聖楷按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又徙林慮山茱萸㵎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煬帝嘗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嶽之冑與盧同源於是賜

姓爲盧、耿詢字敦信、丹楊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于闇室。使知玄象者、外候天時、合如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後爲宇文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于世、

浮屠泓

浮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嘗指所服示子冠宗曰犇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請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訥之疾殆泓曰公弟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爲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陽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深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

地脈不速。譬身瘠。痏補它肉無益也。說子後皆汚贓
死斥云
盧氏雜說曰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爲玉杯牛
僧孺宅爲金杯云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或傷重
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䛒
宅䛒自辨岡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䛒必引
頸望之宅卒爲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孺賜其家
滅矣　按僧一行系道茂俱有金盃玉盌之說與
此說又不同未知孰是

俞叟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蓺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爲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懇以自存親府帥王公重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命也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周吾子之急今夕可洎于我舍少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摧簷破牖置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甌脫粟而已叟

日吾嘗學道于四明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王公凶耗意殊怏怏今夕爲吾子設一小術以致魋洛裘糧之費不亦可乎因取一金合于地僅食頃擧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冕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尙書王公之魄也因誡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不能自給故遠來仰給汝而曾不以禮笑親親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遺之紫衣僕而揖若受敎之狀叟又曰呂樞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縑二百疋以遺之紫衣者又冕而揖於是以前金合地上有頃視之

已埏見矣明旦叟謂呂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已召子矣及趨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爲愧是日始館之驛亭與燕遊累日贈僕馬及二百縑呂生益奇之然不敢形言及趨潤州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靈帷始以其事聞於人也

聖楷按王潛在荊州時多異術如張仕政善止痛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

腰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爲君所由骨寒則痛可遠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于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常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接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酒輒盡滴逡巡熏婦人面亦赤半日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沙門洪蘊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巳求出家習方伎之書後游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眞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聖楷按宋方伎傳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今省二志入方伎故僧始以醫著然生人殺人之術壽世君子叙愼言之況圓頂方袍而診切聞問證論脈乎若習緣之經罷遐場而爲王部所嫉其效亦可睹矣

僧智緣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

徑入藩中讒結吳兆騰趨化而他族侖龍珂爲藏訥

令支等背因以書熒詔頗忌惡之言其撓遜尋召還

漢爲右衛首座卒

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辯、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
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
陽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溢于
傷寒。此皆扁鵲略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
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
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
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主、
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
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

也、作、本、草、補、遺、爲入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爲、闢、邸、舍、居、之。親、視、饘、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爲、者、必、實、告、之、不、復、爲、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邀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爲、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間、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爲。吾、

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旣、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

有問以華陀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爲、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

東坡志林曰、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

事不可廢也

黃山谷傷寒論後序曰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爲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任俠鬬雞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爲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病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經皇甫謐甲乙葛洪所綜緝百

家之言悉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識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務用以觀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使齊曲盡調護以樂壽之安珍饈美饌時節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求學經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類騁邪叢主而樂養惡事如慈愛而有實似秦漢間術逮而不譽人如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恐人之

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爲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諸爲之故虛右以待

宛丘張氏跋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

具又爲之增損進退之法以告後人嗟夫仁人之用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爲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經方者續著爲論數卷用心爲術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張康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蚤孤力學、旁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留夢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嬪松夫人妻之、凡召對、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官王大將客參將因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當有盜兵事于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賜太史院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遷田里優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丞年六十五卒子天祐

萬玉山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輒厭棄、童髮投塔山寺、爲僧、法名道璣、郎寘解禪宗、邑令徐召與語、大器之、命蓄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山、期數年後遂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徧遊終南、峩嵋、武夷、天台、懷玉、玉屋、五嶽之勝、所至、習憩、遇緇流羽客、一語會心、卽師事之、迨疑已究然有得矣。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鉤鍊、不啖秣麪鹽酪深味、丹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于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

它譜琴擘劍蹴踘蹝蹻雜伎種種入能品評人稱禰多奇中人問以故日太淸與纖雲。蘐則明矣。方外從遊者輒先窘辱之以嘗其心而後受之。不貲一錢。家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廬焉年六十始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日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艮久日雖得長成惜非長命耳玉山獨荷一襆往明年方生子果悉如其言玉山游霍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日塋地當有竊者吾

弟福厚其殆光矣郎卉還其弟果以是日瘞山之赤亡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露鶴夜且至備余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聲如驟兎鶱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羣鶴集竹稍什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應入戶窺之方正襟趺坐呼之復不應乃知郎化矣年九十二初玉山寓蘄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自晝招鶴謂之曰予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京師以其術獻之 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眞人

上諭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詔聘濟微神霄演法眞人。遣官梵賁藝隧。玉山于樸。方以掾史授牒吏部。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省祭歸。終其身不仕。

聖祖曰。仲文受法于玉山。而依附邵元節以進。其道不足尊也。玉山子獨能辭榮遠蹈。終身不仕。其玉山有以授之耶。抑恥仲文之所爲而然耶。要其志趣有足嘉矣。

楚寶異人論次

世豈有異人哉知之則爲國士不知則爲衆人而已矣辟之麟鳳以時見則爲瑞不以時見則爲妖非麟鳳之好異所遇之不同也雖然物之異者其性必殊士之異者其心難測負入入負千古同慨又安所得絕纓喻射之輩而用之哉述異人第十九凡一卷

異人一

屈巫　絕纓之臣　伍子胥

范蠡　陳音　弱弓微繳之臣

陸洪和　張惟孝

楚寶輿人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李友蘭較訂

異人

屈巫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爲申公楚莊王十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莊王之討陳夏氏

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蒸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尸可得也必來送之姬以告王王問屈巫對曰
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
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
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
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
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卽位將爲陽橋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
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
錮焉初莊王圍宋而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
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
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
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之於是其

殺族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景公許之吳王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

取、之。景公十七年、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
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
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不
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楚
遂圍莒、莒城亦惡、潰、楚遂入鄆、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無備故也。子狐庸留于吳、吳王壽夢卒、使為相、
左氏曰、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
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

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亾一國兩卿矣可毋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
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
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
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亾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
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蓉之母丞謂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宋文士及撻靈記曰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凡九爲寡婦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聖楷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其妖淫固不足異也獨笑巫臣智識絕人爲一老婦費七年心力得遂桑中之喜竟忘宗國之覆大不可解且夏姬年踰

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卒滅羊舌氏之族豈天生此尤物禍人即巫臣亦蹈其術中而不悟耶抑巫臣不遇絕纓之王其怨毒之氣得禍水而益熾耶人知吳之入郢讐自伍胥不知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寇自巫臣爲夏姬始也女戎勝我謀臣資敵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絕纓之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誅也臣終不敢以隂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軍楚得以強

聖楷曰羈縻之俄夫岐下之野人皆可以得其死力然不若此絕纓者蹤迹更奇也當酒酣滅燭坐近美人必在大夫近臣之列何以臨陣却敵莊王都不識其姓名此可疑也或者楚多異乎而不安于下位者之所為歟楚莊之罰於此決矣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初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乃因讒太子建將欲爲亂於是平王怒因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亟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亾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將爲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爲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

曰尚爲人仁、呼必來、貟爲人、剛戾忍詬逅音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幷、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貟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爲、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爲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爲、天、下、笑、耳、謂貟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

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
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
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幷殺奢與尚也伍胥
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
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
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
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
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

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旣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爲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

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

負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
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
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
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胥與申包胥爲交
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
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
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

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槩

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闔廬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檇李、傷闔廬指、軍却、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大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于夫湫、椒越王勾踐乃

以餘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

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旣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于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顚越不恭剔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主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

乃屬其子于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
有隙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爲
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
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
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
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
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
夫爲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爲先王之謀臣

令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

爲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于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爲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左氏傳曰吳闔廬三年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

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乃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爲兵法。人莫能知。

聖嵇按。此與薦專諸同一急着。史既失載。故人亦不知武爲子胥

所爲也

聖楷曰伍胥奔自渡江乞食以至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耕于野著著皆操勝算故其父讐得報既事夫差恃其功屢諫伐齊又復屬其子於齊之鮑氏著著皆錯故其身禍不免豈非天道好還君父之毒有不容一問者乎太史公爲胥作傳凡二千言多取復讐之事寫以自況云爾如左傳吳子問于伍員一段與諫伐齊存越皆子胥精神生動處亦畧而不書何也至自公數語尤非確論

范蠡

范蠡本楚宛縣人、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猶善計筭、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勾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常卒、勾踐立、闔廬乃與師伐越、勾踐擊敗師于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

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于人王弗聽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不聽曰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勾踐以餘卒五千保于會稽吳王合兵圍

之益急勾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于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市於吳曰請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勾踐既反國將使范蠡爲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乃令大夫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柘稽爲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

比至三年益親蠡而委國以聽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復言于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兵事自任初勾踐求報於吳也召范蠡而問焉曰上天降禍于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流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將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

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體、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雖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

道固然乎忌其欺不穀耶否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玄月王復召范蠡而問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

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謂之。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惟恐弗及。於是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於王。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兵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

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
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
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
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
之范蠡諫曰孰使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
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
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
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
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為虐助天為
虐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
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
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
同陼今雖靦然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有識
識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人
矣子往反辭於王范蠡曰吾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不

祥雖請矣越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以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為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

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浹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蠡地曰後世子孫敢有侵蠡之地者使無終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三戶結童之時一痴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文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汎求之焉得蠡而悅蠡乃謂種曰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胥以是挾弓矢以干賢

王遂要種入吳既而又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越王嘗與言盡入大夫石買諫之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貞賢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於晉晉用之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志之士不在遠近取也其後勾踐失衆棲于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

聖裕曰今南陽古宛縣也有范蠡鄉即宛之三戶地是時文種爲宛令范蠡徉狂故曰范蠡吠於狗

賓文種見而拜之又吳楚春秋謂楚平王時文種爲宛令佯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皆狂而以不狂者爲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逃之也嗟夫覆楚沼吳興非楚才而楚不能用以資他國士生其際那得不狂

王弇州曰伍胥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之雄也重在全身負勇勝智蠡智勝勇

陳音

陳音者楚人也、善射、范蠡進之於越王、越王請音而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于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絶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

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黄帝之後楚有弧父弧父者生
于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
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
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
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横弓著臂施機
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
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
至靈王自稱是楚累世葢以桃弓棘矢而備鄰國也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

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爲方城守臣子也教爲人君命所起也牙爲執法守吏卒也牛爲中將主內裹也關爲守禦檢去止也錡爲侍從聽人主也臂爲道路通所使也弓爲將軍主重負也弦爲軍師禦戰士也矢爲飛客主教使也金爲實敵往不止也衛爲副使正道里也又爲受教知可否也縹爲都尉執左右也敵爲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逃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

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衆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蹉右足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顧聞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妙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

盡于之道顧予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于人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于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于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聖楷按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上虞縣非

弱弓微繳之臣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梟鴈

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弃。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顚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音波)新繳(以石傅弋繳曰碆)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噣音畫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言射者還繞蓋覆使無飛走之路)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顛反也一縱一横爲午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
國布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
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
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
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
韓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
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
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
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傳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
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獨招而夜射也欲
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
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
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
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
秦
聖楷曰頃襄忘父之讎好會和親甘為秦役其不

不足與有明矣此何人哉獨以射喻益此人胸中眼底有萬分不平實實見得天下形勢在秦與楚實實見得懷王客死不可不報以不共戴天之恨擁帶甲百萬之師左縈右拂何恥不雲而乃拱手事人至足痛也故借弱弓微繳攄所欲言又復隱其姓名蓋與策士同稱嗟乎孰謂草野中無奇士哉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苦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為預見前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

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役得熟時不撩自落纘越但待俟景熟何物問也固問之乃曰亦熟亦不熟景還將任約擊孫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卽攻之若得待

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燒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風勢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于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

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illegible]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遂取乃徑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略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北城旁有其埋弩箭一鏃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

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入蠻山多惡疾人法和爲採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郎求爲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雷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

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蚍頭齧移稻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蚍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忿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

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旣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

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
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見王上應
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破疑是定業不可改也於是
設供食具大餛飩薄餅及麵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
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
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着麤白布衫布袴
邪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
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鎚餅
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

日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電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宮室焚燼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偏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齊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遵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

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逢見鄰城
下馬再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赴誠主上虛心相待
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東至於館明日
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從身百人詔關通名不稱官
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
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
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
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
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開再爲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
而告翁子宛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涪訖將
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
和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
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
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
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
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
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

滛有司考驗並實越姹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公安袁小修曰昔荊山居士隆法和初居江陵之百里洲繼若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鹿苑嘗云吾著脚名山多矣未有秀邃如鹿苑者葢因峯爲墻因水爲池因巖爲室因隘爲門尸不修飾而自極煙雲之美法和棲而居之可爲神聖後來開府郢州似未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爲千古學佛者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翼侯景之首旦暮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即爲學佛者所殺可云

佛法甚靈驗哉萬回盃渡之流圓珪七辛之韙其
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
之以為不可信則臺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
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
以空王佛所與王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
救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封
不忘拯其患難至于萬不可救然後已尤大士中
之有俠骨者哉予欲于巫峽上治一室以祠法
和而徐識佛宮闕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

相與嵩之姦使荊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寢
家也

張惟孝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闕、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郎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潛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

冠張益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策也令曰敢有
乘岸者投水中惟孝卿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衆
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
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否故人也其言惟孝平生
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邀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
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
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
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
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

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蹟相繼希得大壽請所就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聖楷曰姚平仲恥其功之不就遂乘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入華山以爲淺又奔蜀入青城山朝廷數物色求之不得其藏一身可謂勇矣

若張惟孝布衣耳擁甲士五千人不在山不在市呼之立至解之立散不得其姓氏不知其所往此又豈平倖所可及乎天下多事往往由英傑輩不爲我用如張元吳昊之類皆是然不若惟孝之見異也吁觀其朝廷負人福難禍易之語安得不令英傑輩灰心耶

楚寶宦蹟論次

登高望遠舜陟還過衡陽渉澧渡江禹功爭在龍服是以塗山之會貢九州而稱荆太史陳詩歌二南以首楚春秋多賢大夫然丹能誦祈招之什兩漢著循良蹟隆中獨高梁父之吟又若羊祜之淚杜預之碑武昌之柳南樓之月嶽麓梅花懸端急雲西山杯酒散作湘春每披往牒良懷儀軌倘執筆而隨長吏之後其更有進于斯者乎述宦蹟第二十凡三卷

宦蹟一

召公奭　方叔　然丹

伯州犂　吳起　馬援

宋均　衛颯　馮緄

度尚　楊璇　孫堅

宦蹟二

諸葛亮　關羽　羊祜

杜預　劉弘　陶侃

庾亮　劉道産　王僧虔

顧憲之　孫瑒　申徽

楊大眼

官蹟三

李泌　呂諲　元結

韓思復　裴休　李允則

張詠　岳飛　李稙

辛棄疾　楊時　劉珙

張栻　朱熹　陸九淵

眞德秀

楚寶宦蹟論次終